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孽海花
第十八回 游草地商量請客單 借花園開設談瀛會

話說阿福在簾縫裡看去，迷迷糊糊活像是那一個人，心裡一急，幾乎啊呀地喊出來。忽然轉念一想：質克這東西凶狠異常，不要自己吃不了兜著走。側耳聽時，那屋是西洋柳條板實拼的，屋裡做事，外面聲息不漏。阿福沒法，待要抽門，卻聽得對面韃韃的腳聲。探頭一望，不提防碧沉沉兩只琉璃眼、亂蓬蓬一身花點毛，是一條二尺來高的哈吧狗，搖頭擺尾，急騰騰地向船頭上趕著一隻錦毛獅子母狗去了。阿福啞了一口，暗道：「畜生也欺負人起來！」說罷，垂頭喪氣的正在一頭心裡盤算，一頭還回扶梯邊來，瞥然又見一個人影在眼角裡一閃，急急忙忙繞著船左舷，搶前幾步下梯去了。阿福倒愣了愣，心想他們幹事怎麼這麼快！自己無計思量，也就下樓歸艙安歇。氣一回，恨一回，反復了一夜，到天亮倒落暈了。朦朧中，忽然人聲鼎沸，驚醒起來，卻聽在二等艙裡，是個蘇州人口音。細聽正是匡次芳帶出來的一個家人，高聲道：「哼，外國人！船主！外國人買幾個銅錢介？船主生幾個頭、幾只臂膊介？勳現世，唔朵問問俚，昨■夜裡做個啥事體嘍？儂拉艙面浪聽子一夜朵！儂弄壞子俚大餐間一只玻璃杯，俚倒勿答應；個末俚弄壞子■公使夫人，倒弗翻淘。」這家人說到這裡，就聽見有個外國人不曉得咕哩咕嚕又嚷些什麼。隨後便是次芳喝道：「混帳東西！金大人來了！還敢胡說！給我滾出去！」只聽那家人一頭走，一頭還在咕嚕道：「裡勢個事體，本來金大人該應管管哉！」阿福聽了這些話，心裡詫異，想昨夜同在艙面，怎麼我沒有碰見呢？後來聽見主人也出來，曉得事情越發鬧大了，連忙穿好衣服走出來。只見大家都在二等艙裡，次芳正在給質克做手勢陪不是。雯青卻在艙門口，呆著臉站著。彩雲不敢進來，也在艙外遠遠探頭探腦，看見阿福就招手兒。阿福走上去道：「到底怎麼回事呢？」彩雲道：「誰知道！這天殺的，打碎了人家的一只杯子，人家罵他，要他賠，他就無法無天起來。」阿福冷笑道：「沒縫的蛋兒蒼蠅也不鑽，倒是如今弄得老爺都知道，我倒在這裡發愁。」彩雲別轉臉正要回答，雯青卻氣憤憤地走回來。阿福連忙站開。雯青眼盯著彩雲道：「你還出來幹什麼？」彩雲聽了這話頭兒，一扭身，飛奔地往頭等艙而去。雯青也隨後跟來。彩雲一進艙，倒下吊床，雙手捧著臉，嗚嗚咽咽大哭起來。雯青道：「咦，怎麼你倒哭了！」彩雲啞著道：「怎麼叫我不哭呢！我是沒有老爺的苦人呀，盡叫人家欺負的！」雯青愕然道：「這，這是什麼話？」彩雲接著道：「我哪裡還有老爺呢！別人家老爺總護著自己身邊人，就是做了醜事還要顧著向日恩情，一床錦被，遮蓋遮蓋。況且沒有把柄的事兒，給一個低三下四的奴才含血噴人，自己倒站著聽風涼話兒！沒事人兒一大堆，不發一句話，就算你明白不相信，人家看你這樣兒，只說你老爺也信了。我這冤枉，哪裡再洗得清呢！」原來雯青剛纔一起床就去看次芳，可巧碰上這事，聽了那家人的話氣極了，沒有思前想後，一盆之火走來，想把彩雲往大海一丟，方雪此恥。及至走進來，不防兜頭給彩雲一哭，見了那嬌模樣已是軟了五分；又聽見這一番話說得有理，自己想想也實在沒有憑據，那怒氣自然又平了三分，就道：「你不做歹事，人家怎麼憑空說你呢？」彩雲在床上連連蹬足哭道：「這都是老爺害我的！學什麼勞什子的外國話！學了話，不叫給外國人應酬也還罷了，偏偏這回老爺卸了任，把好一點的翻譯都奏留給後任了。一下船逼著我做通事，因此認得了質克，人家早就動了疑。昨天我自己又不小心，為了請質克代寫一封柏林女朋友的送行回信，晚上到他房裡去過一趟，哪裡想得到鬧出這個亂兒來呢！」說著，歎地翻身，在枕邊掏出一封西文的信，往雯青懷裡一擲道：「你不信，你瞧！這書信還在這裡呢！」彩雲擲出了信，更加號啕起來，口口聲聲要尋死。雯青雖不認得西文，見她堂皇冠冕擲出信來，知道不是說謊了；聽她哭得淒慘，不要說一團疑雲自然飛到爪哇國去，倒更起了憐惜之心，只得安慰道：「既然你自己相信對得起我，也就罷了。我也從此不提，你也不必哭了。」彩雲只管撒嬌撒痴地痛哭，說：「人家壞了我名節，你倒肯罷了！」雯青沒法，只好許他到中國後送辦那家人，方纔收旗息鼓。外面質克吵鬧一回，幸虧次芳再四調停，也算無事了。阿福先見雯青動怒，也怕尋根問底，早就暗暗跟了進來，聽了一回，知道沒下文，自然放心去了。從此海程迅速，倒甚平安，所過埠頭無非循例應酬，毫無新聞趣事可記，按下慢表。如今且說離上海五六里地方，有一座出名的大花園，叫做味■園。這座花園坐落不多，四面圍著嫩綠的大草地，草地中間矗立一座巍煥的跳舞廳，大家都叫它做安凱第。原是中國士女會集茗話之所。這日正在深秋天氣，節近重陽，草作金色，楓吐火光，秋花亂開，梧葉飄墮，佳人油碧，公子絲鞭，拾翠尋芳，歌來舞往，非常熱鬧。其時又當夕陽銜山，一片血色般的晚霞，斜照在草地上，迎著這片光中，卻有個骨秀腴神、光風霽月的老者，一手捋著淡淡的黃鬚，緩步行來。背後隨著個中年人，也是眉目英挺，氣概端凝，胸羅匡濟之才，面盎詩書之澤。一壁閑談一壁走的，齊向那大洋房前進。那老者忽然嘆道：「若非老夫微■淹滯，此時早已在倫敦、巴黎間，呼吸西洋自由空氣了！」那中年笑道：「我們此時若在西洋，這談瀛勝會那得舉發。大人的清恙，正天所以留大人為群英之總持也！可見盍簪之聚，亦非偶然。」那老者道：「我兄獎飾過當，老夫豈敢！但難得此時群賢畢集，不能無此盛舉，以志一時之奇遇。前日托兄所擬的客單，不知已擬好嗎？」那中年說：「職道已將現在這裡的人大略擬就，不知有無掛漏，請大人過目。」說著，就趕忙在靴統裡抽出一個梅紅全帖，雙手遞給老者。那老者揭開一看，只見那帖上寫道：

本月重九日，敬借味■園開設談瀛會。凡我同人，或持旄歷聘，或憑軾偶游，足跡曾及他洲，壯游逾乎重譯者，皆得來預斯會。借他山攻錯之資，集世界交通之益，翹盼旌旄，勿吝金玉！敬列臺銜於左：

記名道、日本出使大臣呂大人印蒼舒，號順齋；
前充德國正使李大人印葆豐，號臺霞；
直隸候補道、前充美、日、秘出使大臣雲大人印宏，號仁甫；
湖北候補道、鐵廠總辦、前充德國參贊徐大人印英，號忠華；
直隸候補道、招商局總辦、前奉旨游歷法國馬大人印中堅，號美菽；
現在常鎮道、前奉旨游歷英國柴大人印酥，號韻甫；
大理寺正堂、前充英、法出使大臣俞大人印耿，號西塘；
分省補用道、前奉旨游歷各國、現充英、法、意、比四國參贊王大人印恭，號子度。
下面另寫一行「愚弟薛輔仁頓首拜訂」。

看官，你們道這老者是誰？原來就是無錫薛淑雲。還是去年七月，奉了出使英、法、意、比四國之命。誰知淑雲奉命之後，一病經年，至今尚未放洋。月內方纔來滬，駐節天後宮，還須調養多時，再行啟程。那個中年人，就是雯青那年與雲仁甫同見的王子度，原是這回淑雲奏調他做參贊，一同出洋的。這兩人都是當世通才，深知世界大勢，氣味甚是相投。當時在滬無事，恰值幾個舊友，如呂順齋從日本任滿歸期，徐忠華為辦鐵料來滬，美菽、仁甫則本寓此間。淑雲素性好客，來此地聚著許多高朋，因與子度商量，擬邀曾經出洋者作一盛會，借此聚集冠裳，兼可研究世局。其時恰好京卿俞西塘，有奉旨查辦事件；常、鎮道柴韻甫，有與上海道會商事件，這兩人也是一時有名人物，不期而遇，都聚在一處。所以子度一並延請了。閑話少說。

話說當時淑雲看了客單，微笑道：「大約不過這幾個人罷了，就少了雯青和次芳兩個，聽說也快回國，不知他們趕得上嗎？」子度一面接過客單，一面答道：「昨天知道雯青夫人已經到這裡來迎接了。上海道已把洋務局預備出來，專候使節。大約今明必到。」言次，兩人已踏上了那大洋房的平臺。正要進門，忽然門外風馳電卷的來了兩輛華麗馬車，後面塵頭起處，跟著四匹高頭大馬，馬上跨著戴紅纓帽的四個俊僮。那車一到洋房門口停住了，就有一群老媽丫頭開了車門，扶出兩位佳人，一個是中年的貴婦，一個是姣小的雛姬，都是珠圍翠繞，粉滴脂酥，款步進門而來。淑雲、子度倒站著看呆了。子度低低向淑雲說道：「那年輕的，不是雯青的如夫人嗎？大約那中年的，就是正太太了。」淑雲點頭道：「不差。大約雯青已到了，我們客單上快添上吧！我想我先回去拜他一趟，後日好相見。你在這裡給園主人把後天的事情說定，叫他把東邊老園的花廳，借給我們做會所就得了。」子度答應，

自去找尋園主人，這裡淑雲見雯青的家眷，許多人簇擁著上樓，揀定座兒，自去啜茗。淑雲也無心細看，連忙叫著管家伺候，匆匆上車回去拜客不提。

原來雯青還是昨日上午抵埠的，被腳靴手版膠擾了一日，直到上燈時，方領了彩雲進了洋務局公館，知道夫人在此，連忙接來，夫妻團聚，暢話離情，快活自不必說。到了次日，雯青叫張夫人領著彩雲各處游玩，自己也出門拜訪友好，直鬧到天黑方歸。正在上房，一面叫彩雲伺候更衣，一面與夫人談天，細問今日游玩的景致。張夫人一一的訴說。那當兒，金升拿著個帖子，上來回道：「剛纔薛大人自己來過，請大人後日到味園一聚，萬勿推辭。臨走留下一個帖子。」雯青就在金升手裡看了一看，微笑道：「原來這班人都在這裡，倒也難得。」又向金升道：「你去外頭招呼匡大人一聲，說我去的，叫匡大人也去，不可辜負了薛大人一片雅意。」金升諾諾答應下去。當日無話。

單說這日重陽佳節，雯青在洋務局吃了早飯，約著次芳坐車直到味園，到得園門，把車拉進老園洋房停著，只見門口已停滿了五六輛轎車，階上站著無數紅纓青褂的家人。雯青、次芳一同下車，就有家人進去通報，淑雲滿面笑容地把雯青、次芳迎接進去。此時花廳上早是冠裳濟楚，坐著無數客人，見雯青進來，都站起來讓坐。雯青周圍一看，只見順齋、臺霞、仁甫、美菽、忠華、子度一班熟人都在那裡。雯青一一寒暄了幾句，方纔告坐。淑雲先開口向雯青道：「我們還是那年在一家春一敘，一別十年，不想又在這裡相會。最難得的仍是原班，不弱一個！不過綠鬢少年，都換了華顛老子了。」說罷，拈鬚微笑。子度道：「記得那年全安棧相見的時候，正是雯兄大魁天下、衣錦榮歸的當兒，少年富貴，真使弟輩羨無窮。」雯青道：「少年陳跡，令人汗顏。小弟只記得那年暢聞高論，所談西國政治藝術，天驚石破，推崇備至，私心竊以為過當！如今靠著國家洪福，周游各國，方信諸君言之不謬。可惜小弟學淺才疏，不能替國家宣揚令德，那裡及淑翁博聞多識，中外仰望，又有子度兄相助為理。此次出洋，必能爭回多少利權，增重多少國體。弟輩惟有拭目相望耳！」淑雲、子度謙遜了一回。

臺霞道：「那時中國風氣未開，有人討論西學，就是漢奸。雯兄，你還記得嗎？郭筠仙侍郎喜談洋務，幾乎被鄉人驅逐；曾劼剛襲侯學了洋文，他的夫人喜歡彈洋琴，人家就說他吃教的。這些粗俗的事情尚且如此，政治藝術，不要說雯兄疑心，便是弟輩也不能分堅信。」美菽道：「如今大家眼光，比從前又換一點兒了。聽說俞西塘京卿在家飲食起居都依洋派，公子小姐出門常穿西裝，在京裡應酬場中，倒也沒有聽見人家議論他。豈不奇怪！」大家聽了，正要動問，只見一個家人手持紅帖，匆忙進來通報道：「俞大人到！」雯青一眼看去，只見走進一個四口多歲的體面人來，細長幹兒，橢圓臉兒，雪白的皮色，烏油油兩絡微鬚，藍頂花翎，滿面鋒芒的，就給淑雲作下揖去，口裡連說遲到。

淑雲正在送茶，後面家人又領進一位粗眉大眼、挺腰凸肚的客人，淑雲順手也送了茶，就招呼委青道：「這位就是柴韻甫觀察，新從常、鎮道任所到此。我們此會，借重不少哩！」韻甫忙說不敢，就給大家相見。淑雲見客已到齊，忙叫家人擺起酒來，送酒定座，忙了一回，於是各各歸坐，舉杯道謝之後，大家就縱飲暢談起來。

雯青向順齋道：「聽說東瀛從前崇尚漢學，遺籍甚多，往往有中土失傳之本，而彼國尚有流傳。弟在海外就知閣下搜括甚多，正有功藝林之作也。」順齋道：「經生結習，沒有什麼關係的。要比到子度兄所作的《日本國志》，把島國的政治風俗網羅無遺，正是問鼎康瓠，不可同語了！」子度道：「日本自明治變法，三四年來進步之速，可驚可愕。弟的這書也不過斷爛朝報，一篇陳帳，不適用的了。」西塘道：「日本近來注意朝鮮，倒是一件極可慮的事。即如那年朝鮮李昰應之亂，日本已遣外務卿井上馨率兵前往，幸虧我兵先到半日，得以和平了事。否則朝鮮早變了琉球之續了。」子度微笑，指著淑雲、順齋道：「這事都虧了兩位贊助之功。」淑雲道：「豈敢！小弟不過上書莊制軍，請其先發海軍往救，不必轉商總理衙門，致稽時日罷了。至這事成功的樞紐，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向著順齋道：「究竟還靠順齋在東京探得確信，急遞密電，所以制軍得豫為之備，迅速成功哩！」美菽道：「可惜後來伊藤博文到津，何太真受了北洋之命，與彼立了攻守同盟的條約。我恐朝鮮將來有事，中、日兩國必然難免爭端吧？」雯青道：「朝鮮一地，不但日本眈眈虎視，即俄國蓄意亦非一日了。」淑雲道：「不差。小弟聞得吾兄這次回國，俄皇有臨別之言，不曉得究竟如何說法？」雯青道：「我兄消息好靈！此事確是有的。就是兄弟這次回國時，到俄宮辭別，俄皇特為免冠握手，對兄弟道：『近來外人都道聯欲和貴國為難，且有吞並朝鮮的意思，這種議論都是西邊大國造出來離間我們邦交的。其實中、俄交誼在各國之先，朕那裡肯廢棄呢！況且我國新滅了波蘭，又割了瑞典、芬蘭，還有圖爾齊斯坦各部，朕日夜兢兢，方要緩和斯地，萬不願生事境外的。至於東境鐵路，原為運輸海參崴、琿春商貨起見，更沒別意。又有人說我國海軍被英國截住君士坦丁峽，沒了屯泊所，所以要從事朝鮮，這話更不不然了。近年我已在黑海旁邊得了停泊善澳，北邊又有煤礦；又在庫頁島得了海口兩處，皆風靜水暖，礦苗豐富的；再者俄與丹馬婚姻之國，尚要濟師，丹馬海峽也可借道，何必朝鮮呢！貴大人歸國，可將此意勸告政府，務敦睦誼。』這就是俄皇親口對弟說的。至於其說是否發於至誠，弟卻不敢妄斷，只好據以直告罷了。」

淑雲道：「現在各國內力充滿，譬如一杯滿水，不能不溢於外。侵略政策出自天然，俄皇的話就算是真心，哪裡強得過天運呢！孫子曰：『毋恃人之不來，恃我有以待之。』為今之計，我國只有力圖自強，方足自存在這種大戰國世界哩！」雯青道：「當今自強之道，究以何者為先？淑翁留心有素，必能發揮宏議。」淑雲道：「富強大計，條目繁多，弟輩蠡測，哪裡能盡！只就職分所當盡者，即如現在交涉裡頭，有兩件必須力爭的：第一件，該把我國列入公法之內，幹事不至分吃虧；第二件，南洋各埠都該添設領事，使僑民有所依歸。這兩事雖然看似尋常，卻與大局很有關係。弟從前曾有論著，這回出去，決計要實行的了。」次芳道：「淑翁所論，自是外交急務。若論內政，愚意當以練兵為第一，練兵之中尤以練海軍為最要。近日北洋海軍威毅伯極意經營，丁雨汀盡心操演，將來必能收效的。但今聞海軍衙門軍需要款，常有移作別用的。一國命脈所繫，豈容兒戲呢？真不可解了！」

忠華道：「練兵固不可緩，然依弟愚見，如以化學比例，兵事尚是混合體，決非原質。歷觀各國立國，各有原質，如英國的原質是商，德國的原質是工，美國的原質是農。農工商三樣，實是國家的命脈。各依其國的風俗、性情、政策，因而有所注重。我國倘要自強，必當使商有新思想，工有新技術，農有新樹藝，方有振興的希望哩！」仁甫道：「實業戰爭，原比兵力戰爭更烈，忠華兄真探本之論！小弟這回游歷英、美，留心工商界，覺得現在有兩件怪物，其力足以滅國殄種，我國所必當預防的，一是銀行，一是鐵路。銀行非錢鋪可比，經其規制，一國金錢的勢力聽其弛張了；鐵路亦非驛站可比，入其範圍，一國交通的機關受其節制了。我國若不先自下手，自辦銀行、自築鐵路，必被外人先我著鞭，倒是心腹大患哩！」臺霞道：「西國富強的本原，據兄弟愚見，卻不盡在這些治兵、製器、惠工、通商諸事上頭哩！第一在政體。西人視國家為百姓的公產，不是朝廷的世業，一切政事，內有上下議院，外有地方自治，人人有議政的權柄，自然人人有愛國的思想了。第二在教育。各國學堂林立，百姓讀書歸國家管理，無論何人，不准不讀書，西人叫做強逼教育。通國無不識字的百姓，即販夫走卒也都通曉天下大勢。民智日進，國力自然日大了。又不禁黨會，增大他的團結力；不諱權利，養成他的競爭心。尊信義，重廉恥，還是餘事哩！我國現在事事要仿效西法，徒然用心那些機器事業的形跡，是不中用的。」西塘道：「政體一層，我國數千年來都是皇上一人獨斷的，一時恐難改變。只有教育一事，萬不可緩。現在我國四萬萬人，讀書識字的還不到一萬萬，大半痴愚無知，無怪他們要叫我們做半開化國了。現在朝廷如肯廢了科舉，大開學堂，十年之後，必然收效。不過弟意，現辦學堂，這些專門高等的倒可從緩，只有普通小學堂最是要緊。因為小學堂是專教成好百姓的，只要有了好百姓，就不怕他沒有好國家了。」韻甫道：「辦學堂，開民智，固然是要緊，但有一層流弊，該慎之於始。兄弟從前到過各國學堂，常聽見那些學生，終日在那裡講究什麼盧梭的《民約論》、孟德斯鳩的《法律魂》，滿口裡無非『革命』『流血』『平權』『自由』的話。我國如果要開學堂，先要把這種書禁絕，不許學生寓目纔好。否則開了學堂，不是造就人材，倒造就叛逆了。」美菽道：「要說到這個流弊，如今還早哩！現在我國國民智不開，固然在上的人教育無方，然也是我國文字太深，且與語言分途的緣故，哪裡能給言文一致的國度比較呢！兄弟的意思，現在必須另造一種通行文字，給白話一樣的方好。還有

一事，各國提倡文學，最重小說戲曲，因為百姓容易受他的感化。如今我國的小說戲曲太不講究了，佳人才子，千篇一律，固然毫無道理；否則開口便是驪山老母、齊天大聖，閉口又是白玉堂、黃天霸，一派妖亂迷信的話，布滿在下等人心裡。北幾省此風更甚，倒也是開化的一件大大可慮的事哩！」當時味■園席上的人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正在興高采烈議論天下大勢的時候，忽見走進一個家人，站在雯青身邊，低低地回道：「太太打發人來，說京裡有緊要電報到來，請老爺即刻回去。」大家都吃了一驚，方隔斷了話頭。

雯青心裡有事，坐不住，只好起身告辭。正是：
海客高談驚四座，京華芳訊報三遷。
欲知後事，且聽下回。